

大观园风光旖旎是不用说了。但是,如果读书的人不曾注意到园中一群“下人”之间的种种争斗和一地鸡毛,就只能说是不懂《红楼梦》了。就从精于描写小人物来说,《红楼梦》也是文学史上少有的杰作。

大观园里有个厨房,管事的头叫柳嫂,是个伶俐的女人。贾府原是大富贵,如今虽已走在下坡路上,但旧习难改。所以我们在书中看到,凡是管事的人,都有额外的好处,叫作“剩头”。柳嫂当然不能例外。

这柳嫂惯会看人下菜碟。宝玉房中,就是丫鬟,像晴雯啊芳官啊,她都用心侍奉。因为柳嫂想把五儿——她那体弱多病的闺女,弄到宝玉那里当差,领一份钱却又不用怎么干活。而那两个漂亮丫鬟在宝玉面前说得上话。别处的丫鬟就不可能一样待遇了。都要侍奉起来,别说“剩头”大打折扣,连赔本的可能都有。

这天下午,柳嫂在厨房忙事,忽见迎春房里的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:“司棋姐姐说了,要碗鸡蛋,炖的嫩嫩的。”司棋是二小姐迎春房里的大丫鬟,你说她是丫头领班也行。她是要给自己加一个菜。

柳嫂抱怨道:“就是这样尊贵。”她的见解,认为



后院是个小园,很久不去打理,种植的树和草,自生自败。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不记得了,其中或许会偶尔从窗里向后院看一眼,却未上心。

昨气温跳水,冷风劲吹。晨起,站在窗前,发现“桂树”的枝头爆出了点点黄色的花苞,就一夜的光景,预告着桂花即将飘香,秋深。这才放下手头的活,走去后院。

柚树早在7月间就结出了许多青色的果子,看着它由小变大,见树上已挂满了拳头大小的青中带黄的柚子,又是丰收年;半人高的南天竹也结了成串的小果,秋深后会慢慢变红;靠墙的茶树上长出新的花苞,等冬去初春时开花;地上的麦冬草还是碧绿挺拔,但是夏天的麦冬花已开败了;海桐的叶子一年四季常绿茂密,见果子在中缝裂开,露出红色的种子。

四月从崇明花博会带回来的葡萄风信子,栽在盆里,未见出芽,此时发现它的根茎早已壮大。

最惊奇的遇见是,在树草之间,蔓延着一种不知名的野草,忽然就这么直窜出来,突然就在眼前,在身边,几乎把整个后院的土地都长满了。它的叶有一些枯黄,有一点惨败;它的枝间直立着花梗,大多开的小花已谢,它是如此快速地生长,让后院有些零乱。然而这野生的零乱,这零乱的力量,挺美,挺诗意的。

多年前,我从黄海边的小城随军来省城生活。刚到城里的那段日子,每次去菜场,心里都暗暗失落,蔬菜和肉类产品琳琅满目,海鲜很少。不免想念家乡的菜场,那可谓“十家三摊铺,一日两潮鲜”……直到有次,经过干货摊点,意外发现出售老家的竹蛭干,那一刻,欣喜若狂。家乡的蛭,小巧玲珑,形似竹管,壳色嫩黄,所以称之竹蛭。蛭干取自新出海的竹蛭,置于烈日下暴晒,天地烘烤,时间酝酿,蒸发出盐和水,肉质肥厚,色泽淡黄,“活晒”后的蛭,放在鼻下闻闻,一股鲜香。

聊慰思乡之情时,必然要做一锅竹蛭汤。

美食

一个丫鬟老想给自己专门点菜,是过分之举。

然后说:“今年这鸡蛋短的很,我那里找去?”这就是拒绝服务了。莲花儿很不满意,柳嫂跟她争起来,告诉她:额外点菜,自己花钱啊!还举了宝钗和探春做例子,说她们“商议了要吃个油炒炒枸杞芽儿”,现打发人拿了五百钱来。大观园里,谁还能比探春、薛宝钗有脸?为什么不向她们学习呢?

但柳嫂有个大的漏洞,就是做事不公平。所以听小丫头添油加醋那么一说,司棋火了,带了一帮人闯进厨房,二话不说,喝命动手: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,只管丢出来喂狗,大家赚不成!”

司棋个子大,脾气大。但她敢这么惹事,也是有背景的:她外婆王善保家的,乃是大老爷邢夫人陪嫁跟来的亲信,在奴仆群中,那是相当的有身份。

柳嫂的厨房被人惦念着,她和女儿还出了点事故,这就有得好看了。起因是王夫人房里丢了玫瑰露,王熙凤让管家林之孝家的追查,结果就在厨房里搜出来一瓶玫瑰露来,还搜出一包同样不是奴仆日常享用得起的茯苓霜。两件东西原本都不是赃物,但来历有些曲折,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再说

林之孝家的正愁找不到贼交差,现成的“人赃俱获”,哪里肯听你分辩?事情报给了凤姐处置。凤姐还生着病呢,方吃完药才歇下,没精神起身查问,便吩咐:“将她娘打四十板子,撵出去,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十板子,立刻交给庄子上,或卖或配人。”

你或许想问:凤姐做事情精明仔细,怎么能这么容易上当?要知道她累了,眼前又不是什么大事,就算冤枉了,又能有多大

凤姐接下来的事情,交由她的助手平儿去落实。第二天一清早,就有几个人在门外等候着平儿,给她送东西,数说柳嫂平时各种不好的事情,还奉承平儿办事爽快了当,从不拖泥带水。什么意思呢?希望尽快把柳家母女撵走,厨房主事的位置,这不就腾出来了吗?

平儿出门转了一圈,又回到自己住处,只见林之孝家的一大早就已押解着柳嫂等候在那里。

作为总管,林之孝家的工作态度十分积极,她告诉平儿,“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,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。姑娘一并回明奶奶,他倒干净谨慎,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。”她已经安排好厨房的接班人了,只待凤姐批准;同时呢,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,她已经以没人做早饭为由,安排新厨头上班了。这时候,如果没有特别的缘由,凤姐也不会说不同意。林之孝家的做事很老练。

秦显家的是个什么人?平儿说她想不起了,玉钊儿告诉她这是司棋的婢娘,平儿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柳嫂出事了,司棋很兴奋,四处张罗,试图让她婢娘来接厨头这个位置。她们联合林之孝家的构成了一个门派。夺取厨房,也是一场战斗。

凤姐说:“今年这鸡蛋短的很,我那里找去?”这就是拒绝服务了。莲花儿很不满意,柳嫂跟她争起来,告诉她:额外点菜,自己花钱啊!还举了宝钗和探春做例子,说她们“商议了要吃个油炒炒枸杞芽儿”,现打发人拿了五百钱来。大观园里,谁还能比探春、薛宝钗有脸?为什么不向她们学习呢?

但柳嫂有个大的漏洞,就是做事不公平。所以听小丫头添油加醋那么一说,司棋火了,带了一帮人闯进厨房,二话不说,喝命动手: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,只管丢出来喂狗,大家赚不成!”

司棋个子大,脾气大。但她敢这么惹事,也是有背景的:她外婆王善保家的,乃是大老爷邢夫人陪嫁跟来的亲信,在奴仆群中,那是相当的有身份。

柳嫂的厨房被人惦念着,她和女儿还出了点事故,这就有得好看了。起因是王夫人房里丢了玫瑰露,王熙凤让管家林之孝家的追查,结果就在厨房里搜出来一瓶玫瑰露来,还搜出一包同样不是奴仆日常享用得起的茯苓霜。两件东西原本都不是赃物,但来历有些曲折,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再说

林之孝家的正愁找不到贼交差,现成的“人赃俱获”,哪里肯听你分辩?事情报给了凤姐处置。凤姐还生着病呢,方吃完药才歇下,没精神起身查问,便吩咐:“将她娘打四十板子,撵出去,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十板子,立刻交给庄子上,或卖或配人。”

你或许想问:凤姐做事情精明仔细,怎么能这么容易上当?要知道她累了,眼前又不是什么大事,就算冤枉了,又能有多大

凤姐接下来的事情,交由她的助手平儿去落实。第二天一清早,就有几个人在门外等候着平儿,给她送东西,数说柳嫂平时各种不好的事情,还奉承平儿办事爽快了当,从不拖泥带水。什么意思呢?希望尽快把柳家母女撵走,厨房主事的位置,这不就腾出来了吗?

平儿出门转了一圈,又回到自己住处,只见林之孝家的一大早就已押解着柳嫂等候在那里。

作为总管,林之孝家的工作态度十分积极,她告诉平儿,“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,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。姑娘一并回明奶奶,他倒干净谨慎,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。”她已经安排好厨房的接班人了,只待凤姐批准;同时呢,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,她已经以没人做早饭为由,安排新厨头上班了。这时候,如果没有特别的缘由,凤姐也不会说不同意。林之孝家的做事很老练。

秦显家的是个什么人?平儿说她想不起了,玉钊儿告诉她这是司棋的婢娘,平儿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柳嫂出事了,司棋很兴奋,四处张罗,试图让她婢娘来接厨头这个位置。她们联合林之孝家的构成了一个门派。夺取厨房,也是一场战斗。

凤姐说:“今年这鸡蛋短的很,我那里找去?”这就是拒绝服务了。莲花儿很不满意,柳嫂跟她争起来,告诉她:额外点菜,自己花钱啊!还举了宝钗和探春做例子,说她们“商议了要吃个油炒炒枸杞芽儿”,现打发人拿了五百钱来。大观园里,谁还能比探春、薛宝钗有脸?为什么不向她们学习呢?

但柳嫂有个大的漏洞,就是做事不公平。所以听小丫头添油加醋那么一说,司棋火了,带了一帮人闯进厨房,二话不说,喝命动手: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,只管丢出来喂狗,大家赚不成!”

司棋个子大,脾气大。但她敢这么惹事,也是有背景的:她外婆王善保家的,乃是大老爷邢夫人陪嫁跟来的亲信,在奴仆群中,那是相当的有身份。

柳嫂的厨房被人惦念着,她和女儿还出了点事故,这就有得好看了。起因是王夫人房里丢了玫瑰露,王熙凤让管家林之孝家的追查,结果就在厨房里搜出来一瓶玫瑰露来,还搜出一包同样不是奴仆日常享用得起的茯苓霜。两件东西原本都不是赃物,但来历有些曲折,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再说

林之孝家的正愁找不到贼交差,现成的“人赃俱获”,哪里肯听你分辩?事情报给了凤姐处置。凤姐还生着病呢,方吃完药才歇下,没精神起身查问,便吩咐:“将她娘打四十板子,撵出去,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十板子,立刻交给庄子上,或卖或配人。”

你或许想问:凤姐做事情精明仔细,怎么能这么容易上当?要知道她累了,眼前又不是什么大事,就算冤枉了,又能有多大

凤姐接下来的事情,交由她的助手平儿去落实。第二天一清早,就有几个人在门外等候着平儿,给她送东西,数说柳嫂平时各种不好的事情,还奉承平儿办事爽快了当,从不拖泥带水。什么意思呢?希望尽快把柳家母女撵走,厨房主事的位置,这不就腾出来了吗?

平儿出门转了一圈,又回到自己住处,只见林之孝家的一大早就已押解着柳嫂等候在那里。

作为总管,林之孝家的工作态度十分积极,她告诉平儿,“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,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。姑娘一并回明奶奶,他倒干净谨慎,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。”她已经安排好厨房的接班人了,只待凤姐批准;同时呢,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,她已经以没人做早饭为由,安排新厨头上班了。这时候,如果没有特别的缘由,凤姐也不会说不同意。林之孝家的做事很老练。

秦显家的是个什么人?平儿说她想不起了,玉钊儿告诉她这是司棋的婢娘,平儿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柳嫂出事了,司棋很兴奋,四处张罗,试图让她婢娘来接厨头这个位置。她们联合林之孝家的构成了一个门派。夺取厨房,也是一场战斗。

凤姐说:“今年这鸡蛋短的很,我那里找去?”这就是拒绝服务了。莲花儿很不满意,柳嫂跟她争起来,告诉她:额外点菜,自己花钱啊!还举了宝钗和探春做例子,说她们“商议了要吃个油炒炒枸杞芽儿”,现打发人拿了五百钱来。大观园里,谁还能比探春、薛宝钗有脸?为什么不向她们学习呢?

但柳嫂有个大的漏洞,就是做事不公平。所以听小丫头添油加醋那么一说,司棋火了,带了一帮人闯进厨房,二话不说,喝命动手: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,只管丢出来喂狗,大家赚不成!”

司棋个子大,脾气大。但她敢这么惹事,也是有背景的:她外婆王善保家的,乃是大老爷邢夫人陪嫁跟来的亲信,在奴仆群中,那是相当的有身份。

柳嫂的厨房被人惦念着,她和女儿还出了点事故,这就有得好看了。起因是王夫人房里丢了玫瑰露,王熙凤让管家林之孝家的追查,结果就在厨房里搜出来一瓶玫瑰露来,还搜出一包同样不是奴仆日常享用得起的茯苓霜。两件东西原本都不是赃物,但来历有些曲折,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再说

林之孝家的正愁找不到贼交差,现成的“人赃俱获”,哪里肯听你分辩?事情报给了凤姐处置。凤姐还生着病呢,方吃完药才歇下,没精神起身查问,便吩咐:“将她娘打四十板子,撵出去,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十板子,立刻交给庄子上,或卖或配人。”

你或许想问:凤姐做事情精明仔细,怎么能这么容易上当?要知道她累了,眼前又不是什么大事,就算冤枉了,又能有多大

凤姐接下来的事情,交由她的助手平儿去落实。第二天一清早,就有几个人在门外等候着平儿,给她送东西,数说柳嫂平时各种不好的事情,还奉承平儿办事爽快了当,从不拖泥带水。什么意思呢?希望尽快把柳家母女撵走,厨房主事的位置,这不就腾出来了吗?

平儿出门转了一圈,又回到自己住处,只见林之孝家的一大早就已押解着柳嫂等候在那里。

作为总管,林之孝家的工作态度十分积极,她告诉平儿,“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,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。姑娘一并回明奶奶,他倒干净谨慎,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。”她已经安排好厨房的接班人了,只待凤姐批准;同时呢,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,她已经以没人做早饭为由,安排新厨头上班了。这时候,如果没有特别的缘由,凤姐也不会说不同意。林之孝家的做事很老练。

秦显家的是个什么人?平儿说她想不起了,玉钊儿告诉她这是司棋的婢娘,平儿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柳嫂出事了,司棋很兴奋,四处张罗,试图让她婢娘来接厨头这个位置。她们联合林之孝家的构成了一个门派。夺取厨房,也是一场战斗。

凤姐说:“今年这鸡蛋短的很,我那里找去?”这就是拒绝服务了。莲花儿很不满意,柳嫂跟她争起来,告诉她:额外点菜,自己花钱啊!还举了宝钗和探春做例子,说她们“商议了要吃个油炒炒枸杞芽儿”,现打发人拿了五百钱来。大观园里,谁还能比探春、薛宝钗有脸?为什么不向她们学习呢?

但柳嫂有个大的漏洞,就是做事不公平。所以听小丫头添油加醋那么一说,司棋火了,带了一帮人闯进厨房,二话不说,喝命动手: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,只管丢出来喂狗,大家赚不成!”

司棋个子大,脾气大。但她敢这么惹事,也是有背景的:她外婆王善保家的,乃是大老爷邢夫人陪嫁跟来的亲信,在奴仆群中,那是相当的有身份。

柳嫂的厨房被人惦念着,她和女儿还出了点事故,这就有得好看了。起因是王夫人房里丢了玫瑰露,王熙凤让管家林之孝家的追查,结果就在厨房里搜出来一瓶玫瑰露来,还搜出一包同样不是奴仆日常享用得起的茯苓霜。两件东西原本都不是赃物,但来历有些曲折,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再说

林之孝家的正愁找不到贼交差,现成的“人赃俱获”,哪里肯听你分辩?事情报给了凤姐处置。凤姐还生着病呢,方吃完药才歇下,没精神起身查问,便吩咐:“将她娘打四十板子,撵出去,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十板子,立刻交给庄子上,或卖或配人。”

你或许想问:凤姐做事情精明仔细,怎么能这么容易上当?要知道她累了,眼前又不是什么大事,就算冤枉了,又能有多大

凤姐接下来的事情,交由她的助手平儿去落实。第二天一清早,就有几个人在门外等候着平儿,给她送东西,数说柳嫂平时各种不好的事情,还奉承平儿办事爽快了当,从不拖泥带水。什么意思呢?希望尽快把柳家母女撵走,厨房主事的位置,这不就腾出来了吗?

平儿出门转了一圈,又回到自己住处,只见林之孝家的一大早就已押解着柳嫂等候在那里。

作为总管,林之孝家的工作态度十分积极,她告诉平儿,“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,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。姑娘一并回明奶奶,他倒干净谨慎,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。”她已经安排好厨房的接班人了,只待凤姐批准;同时呢,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,她已经以没人做早饭为由,安排新厨头上班了。这时候,如果没有特别的缘由,凤姐也不会说不同意。林之孝家的做事很老练。

秦显家的是个什么人?平儿说她想不起了,玉钊儿告诉她这是司棋的婢娘,平儿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柳嫂出事了,司棋很兴奋,四处张罗,试图让她婢娘来接厨头这个位置。她们联合林之孝家的构成了一个门派。夺取厨房,也是一场战斗。

凤姐说:“今年这鸡蛋短的很,我那里找去?”这就是拒绝服务了。莲花儿很不满意,柳嫂跟她争起来,告诉她:额外点菜,自己花钱啊!还举了宝钗和探春做例子,说她们“商议了要吃个油炒炒枸杞芽儿”,现打发人拿了五百钱来。大观园里,谁还能比探春、薛宝钗有脸?为什么不向她们学习呢?

但柳嫂有个大的漏洞,就是做事不公平。所以听小丫头添油加醋那么一说,司棋火了,带了一帮人闯进厨房,二话不说,喝命动手: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,只管丢出来喂狗,大家赚不成!”

司棋个子大,脾气大。但她敢这么惹事,也是有背景的:她外婆王善保家的,乃是大老爷邢夫人陪嫁跟来的亲信,在奴仆群中,那是相当的有身份。

柳嫂的厨房被人惦念着,她和女儿还出了点事故,这就有得好看了。起因是王夫人房里丢了玫瑰露,王熙凤让管家林之孝家的追查,结果就在厨房里搜出来一瓶玫瑰露来,还搜出一包同样不是奴仆日常享用得起的茯苓霜。两件东西原本都不是赃物,但来历有些曲折,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再说

林之孝家的正愁找不到贼交差,现成的“人赃俱获”,哪里肯听你分辩?事情报给了凤姐处置。凤姐还生着病呢,方吃完药才歇下,没精神起身查问,便吩咐:“将她娘打四十板子,撵出去,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十板子,立刻交给庄子上,或卖或配人。”

你或许想问:凤姐做事情精明仔细,怎么能这么容易上当?要知道她累了,眼前又不是什么大事,就算冤枉了,又能有多大

凤姐接下来的事情,交由她的助手平儿去落实。第二天一清早,就有几个人在门外等候着平儿,给她送东西,数说柳嫂平时各种不好的事情,还奉承平儿办事爽快了当,从不拖泥带水。什么意思呢?希望尽快把柳家母女撵走,厨房主事的位置,这不就腾出来了吗?

平儿出门转了一圈,又回到自己住处,只见林之孝家的一大早就已押解着柳嫂等候在那里。

作为总管,林之孝家的工作态度十分积极,她告诉平儿,“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,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。姑娘一并回明奶奶,他倒干净谨慎,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。”她已经安排好厨房的接班人了,只待凤姐批准;同时呢,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,她已经以没人做早饭为由,安排新厨头上班了。这时候,如果没有特别的缘由,凤姐也不会说不同意。林之孝家的做事很老练。

秦显家的是个什么人?平儿说她想不起了,玉钊儿告诉她这是司棋的婢娘,平儿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柳嫂出事了,司棋很兴奋,四处张罗,试图让她婢娘来接厨头这个位置。她们联合林之孝家的构成了一个门派。夺取厨房,也是一场战斗。

凤姐说:“今年这鸡蛋短的很,我那里找去?”这就是拒绝服务了。莲花儿很不满意,柳嫂跟她争起来,告诉她:额外点菜,自己花钱啊!还举了宝钗和探春做例子,说她们“商议了要吃个油炒炒枸杞芽儿”,现打发人拿了五百钱来。大观园里,谁还能比探春、薛宝钗有脸?为什么不向她们学习呢?

但柳嫂有个大的漏洞,就是做事不公平。所以听小丫头添油加醋那么一说,司棋火了,带了一帮人闯进厨房,二话不说,喝命动手: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,只管丢出来喂狗,大家赚不成!”

司棋个子大,脾气大。但她敢这么惹事,也是有背景的:她外婆王善保家的,乃是大老爷邢夫人陪嫁跟来的亲信,在奴仆群中,那是相当的有身份。

柳嫂的厨房被人惦念着,她和女儿还出了点事故,这就有得好看了。起因是王夫人房里丢了玫瑰露,王熙凤让管家林之孝家的追查,结果就在厨房里搜出来一瓶玫瑰露来,还搜出一包同样不是奴仆日常享用得起的茯苓霜。两件东西原本都不是赃物,但来历有些曲折,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再说

林之孝家的正愁找不到贼交差,现成的“人赃俱获”,哪里肯听你分辩?事情报给了凤姐处置。凤姐还生着病呢,方吃完药才歇下,没精神起身查问,便吩咐:“将她娘打四十板子,撵出去,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十板子,立刻交给庄子上,或卖或配人。”

你或许想问:凤姐做事情精明仔细,怎么能这么容易上当?要知道她累了,眼前又不是什么大事,就算冤枉了,又能有多大

凤姐接下来的事情,交由她的助手平儿去落实。第二天一清早,就有几个人在门外等候着平儿,给她送东西,数说柳嫂平时各种不好的事情,还奉承平儿办事爽快了当,从不拖泥带水。什么意思呢?希望尽快把柳家母女撵走,厨房主事的位置,这不就腾出来了吗?

平儿出门转了一圈,又回到自己住处,只见林之孝家的一大早就已押解着柳嫂等候在那里。

作为总管,林之孝家的工作态度十分积极,她告诉平儿,“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,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。姑娘一并回明奶奶,他倒干净谨慎,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。”她已经安排好厨房的接班人了,只待凤姐批准;同时呢,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,她已经以没人做早饭为由,安排新厨头上班了。这时候,如果没有特别的缘由,凤姐也不会说不同意。林之孝家的做事很老练。

秦显家的是个什么人?平儿说她想不起了,玉钊儿告诉她这是司棋的婢娘,平儿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柳嫂出事了,司棋很兴奋,四处张罗,试图让她婢娘来接厨头这个位置。她们联合林之孝家的构成了一个门派。夺取厨房,也是一场战斗。

凤姐说:“今年这鸡蛋短的很,我那里找去?”这就是拒绝服务了。莲花儿很不满意,柳嫂跟她争起来,告诉她:额外点菜,自己花钱啊!还举了宝钗和探春做例子,说她们“商议了要吃个油炒炒枸杞芽儿”,现打发人拿了五百钱来。大观园里,谁还能比探春、薛宝钗有脸?为什么不向她们学习呢?

但柳嫂有个大的漏洞,就是做事不公平。所以听小丫头添油加醋那么一说,司棋火了,带了一帮人闯进厨房,二话不说,喝命动手: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,只管丢出来喂狗,大家赚不成!”

司棋个子大,脾气大。但她敢这么惹事,也是有背景的:她外婆王善保家的,乃是大老爷邢夫人陪嫁跟来的亲信,在奴仆群中,那是相当的有身份。

柳嫂的厨房被人惦念着,她和女儿还出了点事故,这就有得好看了。起因是王夫人房里丢了玫瑰露,王熙凤让管家林之孝家的追查,结果就在厨房里搜出来一瓶玫瑰露来,还搜出一包同样不是奴仆日常享用得起的茯苓霜。两件东西原本都不是赃物,但来历有些曲折,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再说

林之孝家的正愁找不到贼交差,现成的“人赃俱获”,哪里肯听你分辩?事情报给了凤姐处置。凤姐还生着病呢,方吃完药才歇下,没精神起身查问,便吩咐:“将她娘打四十板子,撵出去,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十板子,立刻交给庄子上,或卖或配人。”

你或许想问:凤姐做事情精明仔细,怎么能这么容易上当?要知道她累了,眼前又不是什么大事,就算冤枉了,又能有多大

凤姐接下来的事情,交由她的助手平儿去落实。第二天一清早,就有几个人在门外等候着平儿,给她送东西,数说柳嫂平时各种不好的事情,还奉承平儿办事爽快了当,从不拖泥带水。什么意思呢?希望尽快把柳家母女撵走,厨房主事的位置,这不就腾出来了吗?

平儿出门转了一圈,又回到自己住处,只见林之孝家的一大早就已押解着柳嫂等候在那里。

作为总管,林之孝家的工作态度十分积极,她告诉平儿,“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,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。姑娘一并回明奶奶,他倒干净谨慎,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。”她已经安排好厨房的接班人了,只待凤姐批准;同时呢,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,她已经以没人做早饭为由,安排新厨头上班了。这时候,如果没有特别的缘由,凤姐也不会说不同意。林之孝家的做事很老练。

秦显家的是个什么人?平儿说她想不起了,玉钊儿告诉她这是司棋的婢娘,平儿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柳嫂出事了,司棋很兴奋,四处张罗,试图让她婢娘来接厨头这个位置。她们联合林之孝家的构成了一个门派。夺取厨房,也是一场战斗。

凤姐说:“今年这鸡蛋短的很,我那里找去?”这就是拒绝服务了。莲花儿很不满意,柳嫂跟她争起来,告诉她:额外点菜,自己花钱啊!还举了宝钗和探春做例子,说她们“商议了要吃个油炒炒枸杞芽儿”,现打发人拿了五百钱来。大观园里,谁还能比探春、薛宝钗有脸?为什么不向她们学习呢?

但柳嫂有个大的漏洞,就是做事不公平。所以听小丫头添油加醋那么一说,司棋火了,带了一帮人闯进厨房,二话不说,喝命动手: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,只管丢出来喂狗,大家赚不成!”

司棋个子大,脾气大。但她敢这么惹事,也是有背景的:她外婆王善保家的,乃是大老爷邢夫人陪嫁跟来的亲信,在奴仆群中,那是相当的有身份。

柳嫂的厨房被人惦念着,她和女儿还出了点事故,这就有得好看了。起因是王夫人房里丢了玫瑰露,王熙凤让管家林之孝家的追查,结果就在厨房里搜出来一瓶玫瑰露来,还搜出一包同样不是奴仆日常享用得起的茯苓霜。两件东西原本都不是赃物,但来历有些曲折,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再说

林之孝家的正愁找不到贼交差,现成的“人赃俱获”,哪里肯听你分辩?事情报给了凤姐处置。凤姐还生着病呢,方吃完药才歇下,没精神起身查问,便吩咐:“将她娘打四十板子,撵出去,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十板子,立刻交给庄子上,或卖或配人。”

你或许想问:凤姐做事情精明仔细,怎么能这么容易上当?要知道她累了,眼前又不是什么大事,就算冤枉了,又能有多大

凤姐接下来的事情,交由她的助手平儿去落实。第二天一清早,就有几个人在门外等候着平儿,给她送东西,数说柳嫂平时各种不好的事情,还奉承平儿办事爽快了当,从不拖泥带水。什么意思呢?希望尽快把柳家母女撵走,厨房主事的位置,这不就腾出来了吗?

平儿出门转了一圈,又回到自己住处,只见林之孝家的一大早就已押解着柳嫂等候在那里。

作为总管,林之孝家的工作态度十分积极,她告诉平儿,“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,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。姑娘一并回明奶奶,他倒干净谨慎,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。”她已经安排好厨房的接班人了,只待凤姐批准;同时呢,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,她已经以没人做早饭为由,安排新厨头上班了。这时候,如果没有特别的缘由,凤姐也不会说不同意。林之孝家的做事很老练。

秦显家的是个什么人?平儿说她想不起了,玉钊儿告诉她这是司棋的婢娘,平儿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柳嫂出事了,司棋很兴奋,四处张罗,试图让她婢娘来接厨头这个位置。她们联合林之孝家的构成了一个门派。夺取厨房,也是一场战斗。

凤姐说:“今年这鸡蛋短的很,我那里找去?”这就是拒绝服务了。莲花儿很不满意,柳嫂跟她争起来,告诉她:额外点菜,自己花钱啊!还举了宝钗和探春做例子,说她们“商议了要吃个油炒炒枸杞芽儿”,现打发人拿了五百钱来。大观园里,谁还能比探春、薛宝钗有脸?为什么不向她们学习呢?

但柳嫂有个大的漏洞,就是做事不公平。所以听小丫头添油加醋那么一说,司棋火了,带了一帮人闯进厨房,二话不说,喝命动手: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,只管丢出来喂狗,大家赚不成!”

司棋个子大,脾气大。但她敢这么惹事,也是有背景的:她外婆王善保家的,乃是大老爷邢夫人陪嫁跟来的亲信,在奴仆群中,那是相当的有身份。

柳嫂的厨房被人惦念着,她和女儿还出了点事故,这就有得好看了。起因是王夫人房里丢了玫瑰露,王熙凤让管家林之孝家的追查,结果就在厨房里搜出来一瓶玫瑰露来,还搜出一包同样不是奴仆日常享用得起的茯苓霜。两件东西原本都不是赃物,但来历有些曲折,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再说

林之孝家的正愁找不到贼交差,现成的“人赃俱获”,哪里肯听你分辩?事情报给了凤姐处置。凤姐还生着病呢,方吃完药才歇下,没精神起身查问,便吩咐:“将她娘打四十板子,撵出去,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十板子,立刻交给庄子上,或卖或配人。”

你或许想问:凤姐做事情精明仔细,怎么能这么容易上当?要知道她累了,眼前又不是什么大事,就算冤枉了,又能有多大

凤姐接下来的事情,交由她的助手平儿去落实。第二天一清早,就有几个人在门外等候着平儿,给她送东西,数说柳嫂平时各种不好的事情,还奉承平儿办事爽快了当,从不拖泥带水。什么意思呢?希望尽快把柳家母女撵走,厨房主事的位置,这不就腾出来了吗?

平儿出门转了一圈,又回到自己住处,只见林之孝家的一大早就已押解着柳嫂等候在那里。

作为总管,林之孝家的工作态度十分积极,她告诉平儿,“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,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。姑娘一并回明奶奶,他倒干净谨慎,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。”她已经安排好厨房的接班人了,只待凤姐批准;同时呢,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,她已经以没人做早饭为由,安排新厨头上班了。这时候,如果没有特别的缘由,凤姐也不会说不同意。林之孝家的做事很老练。

秦显家的是个什么人?平儿说她想不起了,玉钊儿告诉她这是司棋的婢娘,平儿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柳嫂出事了,司棋很兴奋,四处张罗,试图让她婢娘来接厨头这个位置。她们联合林之孝家的构成了一个门派。夺取厨房,也是一场战斗。

凤姐说:“今年这鸡蛋短的很,我那里找去?”这就是拒绝服务了。莲花儿很不满意,柳嫂跟她争起来,告诉她:额外点菜,自己花钱啊!还举了宝钗和探春做例子,说她们“商议了要吃个油炒炒枸杞芽儿”,现打发人拿了五百钱来。大观园里,谁还能比探春、薛宝钗有脸?为什么不向她们学习呢?

但柳嫂有个大的漏洞,就是做事不公平。所以听小丫头添油加醋那么一说,司棋火了,带了一帮人闯进厨房,二话不说,喝命动手: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,只管丢出来喂狗,大家赚不成!”

司棋个子大,脾气大。但她敢这么惹事,也是有背景的:她外婆王善保家的,乃是大老爷邢夫人陪嫁跟来的亲信,在奴仆群中,那是相当的有身份。

柳嫂的厨房被人惦念着,她和女儿还出了点事故,这就有得好看了。起因是王夫人房里丢了玫瑰露,王熙凤让管家林之孝家的追查,结果就在厨房里搜出来一瓶玫瑰露来,还搜出一包同样不是奴仆日常享用得起的茯苓霜。两件东西原本都不是赃物,但来历有些曲折,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再说

林之孝家的正愁找不到贼交差,现成的“人赃俱获”,哪里肯听你分辩?事情报给了凤姐处置。凤姐还生着病呢,方吃完药才歇下,没精神起身查问,便吩咐:“将她娘打四十板